



李季林 日记

留德岁月 (第一卷)

1934-1946年

Handwritten notes in Chinese and German script, including phrases like "Linden, Berlin Verkehrs-Verein", "Dienst", "Wahlheide", and "Zurück den Linden".



江西人民出版社
Jiangxi People's Publishing House
全国百佳出版社

014961225

K825.4

350

V1

季羨林 日记

留德岁月 (第一卷)

1934.11.24-1936.10.4



季羨林文化基金会

陕西省季羨林国学院 整理

李小军 钱文忠 季承

K825.4

350

V1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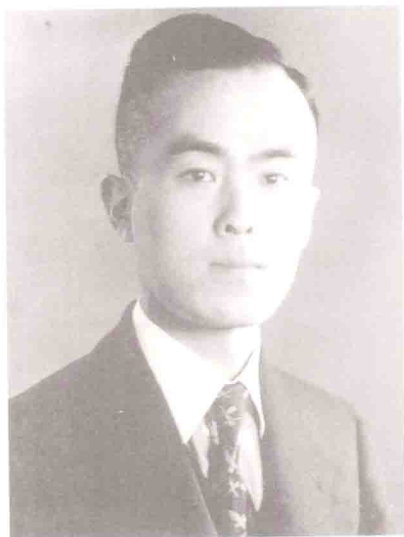
北航

C1748334



江西人民出版社

Jiangxi People's Publishing House
全国百佳出版社



季羨林



哥廷根城俯瞰



哥廷根大学



季羨林在哥廷根城



季羨林在哥廷根城居住的地方



上左，不明。上右，季羨林故居。下左，格林兄弟故居。下右，高斯故居

高兴

同车者一俄人，姓名 *naical*，有烟

車菸种云 坏极

在車上睡了一夜，路旁野店 此大 二

五 日 早晨到滿洲里，要換車，可以有时面生
站去吃飯，地方極好，房子不，佳，這
也不，但都極使人行佛入另一世界。
此界。在興華樓山東人開的，吃過飯。

飯極好，如中貴。

行車又經過一遍檢查，過午三點換乘
西伯利亞車，走了不到十分鐘，又把
行李搬下車，受俄國人的檢查，此地
人極多，行李極多，如自己行李，行李
而重，早了一身大汗，這程極長，有停
車休息，兩點半鐘才昇之。

六 日 早晨到赤塔見俄國在遠東的大城。

—— 以上我云云皆在車中，此時高
興時時有者，但車內生活極單調得
很，不過又因在車中自有無限之趣，
所以都易用文字寫出來。

1935, 9, 15 在柏林 Peter's Pension

七 日 早晨猛然雨是來，知道要下貝加尔湖，上
車一看，果然，遠處青山一線，雨之後。

季羨林日記手稿

编辑说明

留德十年是季羨林先生学术生涯中的重要阶段，正是这十年确定了他终生的研究方向，奠定了他学术研究的牢固基础。我们编辑出版他这一阶段的日记，是想向大家展示他求学德国的艰难历程，展示他刻苦律己、发奋求成的可敬精神，展示他心念祖国、心无旁骛的高尚品德。

季羨林先生记日记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，到2002年入住医院为止，总计约70余年，其中只有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有多年中断。作为季羨林先生求学治学重要阶段的日记，已经有《清华园日记》的出版。这次《留德岁月》记录的是他1934年11月至1946年8月间的学术生涯。这当然还不是完整的记录。但是要编辑出版季羨林先生其余的日记，一是工程浩大，力不能及，再者条件还不成熟，敬祈读者原谅。

这次《留德岁月》的整理，采取忠于原稿原则，尊重作者当时语境，除了繁体字改简体字，一些词语不改为现在规范用语，个别漏字加括号补充，个别无法识别的外文，用“□□□□”代替。虽然花费了两年多的时间，但是由于篇幅巨大，人力和水平有限，虽经编选人员和出版社的努力，仍难免会有错漏之处，尚望读者和专家原谅，更期望能予以批评指正。

编者

2014年5月

一九三四年

十一月二十四日

虽然没课，因为在家里无聊，仍然跑到学校里来。

在学校里也作不了多少事，很快一天过去了，过午仍然回到家里去。

二十五日

星期日。昨晚虽然睡得很晚，但今天早晨无论如何也睡不着，自己觉得很困。在家里当然更作不了多少事，吃了午饭就回到学校里来。

二十六日

天气冷起来了。晚上回家去，杂乱地看了点书。

二十七日

从昨天晚上开始下开了雪，不很大，但天气却更冷了。本来预备回家，到三姨家稍停，想了想，又回到学校里来。晚上冷极，拥被看书，但不久即睡去。

二十八日

早上外面结满了冰。聚文斋送来了一部明刊《陶渊明集》，还不坏，我想买他的，留下找人看一看。——我近来对买旧书发生了兴趣。书的内容，固然可以给我们极大的愉快，但我所注重的还在版本，古色古香，能

带我们到另一个幽渺梦似的世界里去，这有多么有趣呢？我尤其喜欢陶渊明的集子，因为我喜欢他的诗。我有个野心——我想搜集所有的陶渊明印本，作一个版本源流考。但不知能办到不？过午回家，晚上又回来。

二十九日

过午回家。三姨有了病，要回家，我劝她住在南关吃药，不然她走了，没有人陪着叔父，我怎能回学校呢？而且我真的又不能不回来。

三十日

过午大千来，打了半天乒乓球。他陪我到城里蓬莱书局聚文斋走了走。我买了一本《李长吉诗评注》。回家，晚上住在家里。

这几天来，我脑筋里老盘旋着一个问题，就是：中国古今的诗有什么区别呢？是不是像林庚说的感觉进化。想了半天，还没想出什么头绪。不过，我总觉得古诗的意境宽。古人往大处感觉，像曹子建的“明月照高楼，流光正徘徊”，给人的印象是多么宽阔单纯质朴呢？后来的诗人都往小处感觉，像李长吉的“弹琴看文君，春风吹鬓影”，美固美了，总觉得有点狭小。

十二月一日

早晨从家里到弭家去。鞠田回家来了，要不我真不去。

从弭家转到学校里。聚文斋来了人，说《陶渊明集》可以卖给我，代价八元，心中颇高兴。

过午回家，家里已经升了炉子。我觉得屋里太热，出来走一走。一会儿就觉得头痛，流鼻涕，人很难过。晚上吃了许多萝卜，喝了许多萝卜水，喉咙里有点痛。

二日

仍然流鼻涕。吃早饭时，打了一个喷嚏，又把腰晃了一下子，痛得直不起来。就这样痛了一天，也不能躺下，也不能站着，痛苦极了。难道自

己就这样倒霉吗？

晚上吃了一付药，又仓仓卒卒地回到学校里来，人仍然很难过。秦晖春（图书馆管理员，高中毕业生）来谈，人很不错，谈了半天，大致对我颇为羡慕，我对他说了许多鼓励的话。

早睡，明天决意请假。

三日

说是决意请假，却终于没请假。事实是这样——早晨正当我迟疑不决的时候，忽然来了一个学生送作文，我正在椅子上坐着，据他看，明明没有病，为什么请假呢？我决意不请了。

上班嗓子很难过，因为不能用鼻子吸气。

今天天使我高兴的一件事是，接到组绂的信，很长，对我的《母与子》大为赞赏，说我写散文已有素养。他读了这篇大受感动，读到一半他就哭了。第二天就把他女人送回乡去陪他的母亲（他母亲还活着，已经七十多了）。明年他也要回家。真想不到我的文章还能这样感动人。

四日

早晨上了一堂，过午上了三堂。仍然不能用鼻子吸气，苦极。愈说话，鼻涕愈往鼻子里钻，嗓子也给带累哑了。

过午回家，住在家里，吃了一付药，喝了许多青果萝卜水。

五日

早晨回到学校里来。

给组绂写回信，也写得很长。把我的近况和最近要作的事情都说了说。

过午回家，在南圩门外看了半天杀猪的——先用木棍照头一砸，猪立刻不叫了，于是立刻就下刀子。缚在地上的猪仿佛有知觉似的，浑身战栗，大吵大嚷。棚里挂着整个的白猪，是刮过了皮，去过了毛的。

晚上回来。

六日

早晨写给长之一封信——今天天气忽然暖起来，早晨简直一点也不冷。

过午上了两班后，把国文讲义编了一个目录，又加选了几篇文章，选文章还真是难事呢。

晚上没回家，因为明天第一堂有课，晚上回来太冷。

七日

过午没课，同一山到国货商场一游。人颇不少，大有北平东安市场风味，但却终究差得远。又到趵突泉集一逛，不来此集也有六七年了。光阴如白驹过隙，不禁有今昔之感。集上殊无味道，尘土飞扬。

回家，没吃饭，又回到学校里来。

八日

早晨没有什么事情作，极为无聊。

过午仍然无聊得很。到城里蓬莱书局看了看，他拿出《三谢集》给我看，板子还不坏，只可惜缺页太多，而且价钱也要得极贵。

回家。嗓子仍然不好，吃了一付药。

九日

昨晚睡得很晚，但今天仍然醒得很早，这几乎成了个毛病——早上睡不着，只好起来，到陈滋原老伯处去了一趟。

早饭后回学校。本来预备念点书，但两眼涩极，乃蒙被大睡，一直睡到四点半，人很难过。晚上又读了一遍鲍明远《芜城赋》，觉得没有什么意味。

十日

早晨预备明天的国文试题。

过午下了课就回家——天气有点阴沉，虽然不冷，但总觉得不舒服。

晚上回学校，读陈钟凡《汉魏六朝文学》，觉得颇不够味。我自己已预备作一本《六朝文学史》，要有两大厚册。

十一日

一天阴沉沉的，要下雪的样，但却不冷，令人很难过。

过午没回家。读郭绍虞的《中国文学批评史》——几天来，无时不在想到自己怎样去念书，但愈想却愈觉得茫无头绪，正所谓“仰之弥高，钻之弥坚”。将来究竟怎样了呢？无已，只好拼命苦干而已。

我又想替谢宣城诗作注了。一提到作注，又有了怎样利用中国类书的问题。读书真不是件容易事呵！

十二日

早晨没课。

过午在讲堂颇不痛快。

回家。因为今天是婶母的五期，大哭一场。想到今后倘若再有病谁挂心呢？能不大哭吗？晚上回来，用卡片抄陶集版本，弄了一晚上也没大弄清，治学问真不是件容易事呵！

十三日

过午九一国文考试题目是把《琵琶行》译成白话文，本来不算难，但他们却都以为难，结果又缩短了——心里颇不痛快。

考后回家。晚上又回来，因为明天第一堂有课，所以不敢很耽误。十点就睡了。

十四日

聚文斋送了几种明嘉靖本的书来，一种是《谢宣城集》，一种《高光诗集》，一种，还有其他三种，另外又有一函初印的《六朝文絮》。不过要的价钱太贵，我想要他几种。

日 过午回家，八点又回来，因为家里睡觉不甚舒服。

十五日

聚文斋又来人，说《谢宣城集》给别人购去，我托他替我转买一下，不知能办到不？

十六日

星期，起的颇早，不过太无聊。过午到学校去，天下雨。

十七日

一想到出殡，心里就仿佛坠上了一块石头。自己固然太泄气，但实在也真没有心绪再上课了。想请假，又恐怕耽误了学生的功课。经多时的考虑，终于决定了请假。下了班就实行托一山写讣闻，赶回家去。聚文斋又来人言《谢宣城集》商榷未成，连《六朝文絮》我一共给他二十元，不为少矣，仍不成，商人捣鬼，当俟之。

十八日

坐在家里寂寞得很，又后悔不该请假。然而实在说来也真没有心绪再上班。

过午到弭家去了一趟（我真不愿意到弭家去）。又到聚文斋送《陶渊明集》钱。我满以为他要说到《谢宣城集》的事情，他居然没说，颇使我失望。归途买了几本书：一《夜读抄》，一《中郎尺牍全稿》，一《明人小品集》，一《山水小品集》。

十九日

早晨醒的颇早，躺在一动就响的床上睡不着，但也不愿意起。起来读《夜读抄》。

送礼的很多，心乱书也读不下去，眼看着搭棚的人来来往往的走，心

里颇有点悲哀——这种生活一方面使我感到极端的讨厌，然而另一方面却似乎还有点留恋，我自己也不能解释这矛盾。然而我却总问自己，什么时候才能过完这样的生活呢？

二十日

棚刚搭，就下起雨来。本来，十几天来，天始终阴着，而且气候也太暖，知道早晚要下，但却不希望在二十三以前下。现在终于下起来了，心里烦极了。

向晚雨更大了，席棚上漏下水来，淅沥作响。打了四圈马将。

二十一日

天仍阴，雨却住了。席棚下雨滴着水，黄一块，绿一块。
今天请刘伯年题主，又磕了许多头。

二十二日

今天开始穿上白衣裳，在灵棚的拜台上等着陪吊客。天虽不冷但仍阴，心里总是想天要下雨。脚也冷。

过午点主，磕了不少的头，玩了许多新花样。

二十三日

今天是出殡的正日子。早晨早起来，穿上孝衣，伏在拜台上哭，虽然心里充满了悲哀，但我总以为这是滑稽事：来了人就得伏下哭，哼哼着哭，即使没有泪，也得哼哼。哭本来是表示悲哀的，现在也形式主义化了，岂不可笑可叹么？
哭得精疲力尽，还得磕头。脚又冷，腿坐的也麻木了，终于也还是得哭。来的人多，但我一个也不去看，只胡思乱想些不相干的事情。终于到了起灵的时候了，哭着引着把棺材抬出去，又哭着在头里走，低着头，地下很滑，迷迷糊糊地走着哭着，走着走着，脖子都低得痛了，怎么还不到目的地呢？

道真长啊！在心静的时候，还可以听到街两旁看殡的老娘们的批评。

终于到了兴隆庵，目的地，又哭，又走，两旁似乎围上了许多人，闹嚷嚷的，又被拖着磕了无数的头——这一幕悲喜剧才算完结，以后可以抬起头来了，孝衣也脱掉了，才看到许多人正在用砖砌婶母的棺材。最后是捧着主盒像片坐着昏轿回家。回家后看到的是另一个世界，棚也拆了，幛子也去了，心里颇有寂寞之感。

接着出去谢客，又是一阵磕头。谢客回来吃饭，仍是一阵大磕，我的天，什么时候才把头磕完呢？

二十四日

早晨出去谢客，坐在洋车上，路非常难走，有泥又滑，一条街要来回走几遍，上车又下车，我真有点腻了，我要问，为什么这些人都住到这样偏僻遥远的地方去呢？

先从南关而东关，北城又回到东城，又反（返）回西城——一天过去了，看着暮色从天空里落下来。走回家去，乏极大睡。

二十五日

早晨到商埠去谢客，又是上去下来，但比昨天好多了，因为家数少。

十二点回来，一点到兴隆庵去圆坟，又演了一套悲喜剧——穿上孝衣，绕着坟正转了三圈倒转了三圈，嘴里喊着“开门了”。接着哭。

二十六日

家里整理屋子。叔父有续弦的意思，我心里觉得不很痛快，并不是怕叔父有了小孩自己失掉继承权。我总觉着娶了新婶母以后，将来家庭不好，恐怕要无故生许多枝节，心里非常不痛快。我看着这家庭也不是自己的家庭了，整理东西也与我无关了。心灰意懒，精神坏极。

晚上回学校又生了问题：见了人应不应该磕头呢？其实这问题也极简单，磕就磕，不磕就散伙。但当时却解决不了了。心里仿佛坠上了一块石头，

一宿没睡好觉。

二十七日

又把那问题想了一早晨，结果决意磕。于是到事务处、教务处、训育处走了趟。接着上班。过午下班后有几位同学来谈，一直到五点多钟才回家。当晚又回来，天在下雨。

二十八日

上了一早晨班。

过午同一山去洗澡，洗完后又回家。

二十九日

早晨就想到学校里去，没去成。

过午终于去成了，归途买了一本《论语》，骑自行车到半路里就不知道怎样颠掉了。

三十日

在家，颇寂寞。

晚来天下雪，但天气仍不冷。访大千，同看电影。

日一十二

一九三五年

日八十二

一月一日

在家，极感寂寞，新历年我总觉得没有年味。说实话，我真赞成有年，人们忙碌一年来，就只在过年的几天痛快痛快。现在新年一般人不愿意过，旧年又不允许过，弄得仿佛武大郎盘杠子，上下不够头。难乎为今之人矣。

二日

今天是假期的最后一天，一转眼，五天假就过完了。还没能痛痛快快地乐一下呢。

因为还有许多事情要作，所以早晨就从家里赶回学校里来。

一到学校，又觉到疲乏，大睡一场。

三日

开始上课。

接到卢杏孙的电话，今天过午请我吃饭，我真不想去。

鸿高从北平回来，顿了一学期，仍然没弄到事作。要回家，没有路费，我给了他十元，因为自己也正在闹穷。

过午大千来，约我同到卢家去。我托他替我说一个 excuse（抱歉），我回家去了。晚上又回来。

四日

上了一早晨课。过午大千来说午来，但等了半天却终于没来，我只好自己回了家。晚上在家里看了几本作文。

五日

早晨又回到学校里来。也没能作什么事，闲游了一早晨。过午大千来，打了半天乒乓球。没有网子，只有一条线，殊无意思。乃一同到青年会去看篮球的，是博爱（手枪旅）对老队，博爱打得不坏。又一同到小布政司街沂州小馆去吃饭。

六日

昨晚打牌，今天早晨一叔走，早起来送他，颇困。早晨又回到学校里来，仍然没作什么事。过午又睡了一阵，接到林庚寄来的《春野与窗》，印刷纸张都非常好，我很羡慕，自己为什么不早把文章整理出一本书呢？今年春天无论如何总要把《因梦集》出版了。

七日

早晨上课，过午下课后回家，我真不愿意家去。闹了半天，天下的老鸱一样黑，家中没有不想多要钱的。我现在真成了鱼肉了，只好任他们宰割吧。晚上又回来。看《续红楼梦》，无多大意味，任嘴胡诌，不过笔墨还不坏，所以看起来还不腻。

八日

早晨一堂，过午三堂，非常疲乏。决意整理整理稿子印成一本书，寒假期间预备把序写好，再写上两篇